

CHINA AND EMERG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ORDER:
LEADERSHIP,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IDENTITY

第三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

国际秩序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 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身份认同

刘 鸣/主编

刘阿明 崔荣伟/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3051934

CHINA AND EMERG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IDENTITY

F112.1-53
03

第三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

国际秩序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 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身份认同

刘 鸣/主编

刘阿明 崔荣伟/副主编



北航

C165990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F112.1-53
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秩序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身份认同/刘鸣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97-4513-7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446号

国际秩序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身份认同

主 编 / 刘 鸣

副 主 编 / 刘阿明 崔荣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张金勇 高明秀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海荣 牛立明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李 洋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25

版 次 / 2013年7月第1版


字 数 / 422千字

印 次 /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513-7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国家在国际秩序，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中的作用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中发展最快、作用最大的国家，也不断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改变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兴国家数量众多，且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方面千差万别，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政治意义上的“联合”。中国与新兴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和范围内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应对新的全球经济与安全问题？它们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传统国际机制与以 G20 为代表的新型机制之间的关系如何？中国在国际秩序变动过程中的外交战略将会有何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基于上述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于 2011 年 10 月 27 ~ 28 日共同举办了第三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国际秩序调整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影响”。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湖北、山东、澳门等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位青年学者围绕新兴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进行制度建设的努力、新兴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新兴国家合作的问题与前景，及其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在畅所欲言、积极互动的基础上，会议主办方将与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集集成册，作为此次青年论坛的最终成果。

论文集对会议论文进行了重新分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新兴国家的概念、新兴国家集体身份的形成，及其对全球秩序演进、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论证了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群体性崛起过程。第二部分以新兴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变化为主线，试图从不同角度阐释在面

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出现变化时，新兴国家如何界定自身与传统体系及霸主之间的关系。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国家有着共同的、全面突破既有国际秩序的愿望。力量对比的悬殊更是从客观上要求新兴国家与其他国际力量，特别是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求同存异、对话协作，共同推进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第三部分集合了目前国际秩序中出现的一些新议题，包括以 G20 为代表的经济机制建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政治机制建构，以及在应对气候变化、治理“全球公地”等新问题时，如何促进新兴国家之间以协调立场应对全球治理中所出现的各类新挑战，构建一种更加符合新兴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成为这一部分论文所涉及的问题。第四部分以中国为主要论述目标，从政治、外交、安全等各个角度论证中国与地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对中国来说，如何与新兴国家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如何在国际和地区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建立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事务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也代表着任何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景和未来。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旨在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年轻学者们打造交流与互动的平台。为了突出青年学者学科基础扎实，对新问题的关注性强、吸收力强的特点，历届青年论坛均关注国际关系领域内最前沿、最具争议性的理论与现实议题。事实上，通过举办论坛，我们深感国内青年学者的思想敏锐、见解独到，他们凭着对国关专业的热爱和潜心钻研，怀着一颗为中国外交建言献策的赤诚之心，为每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完满闭幕贡献了宝贵的智慧财富。没有他们认真严谨的与会态度，没有他们慷慨辩论的学术热情，没有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坦诚风范，也就没有历届论坛的丰硕成果。今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将继续为全国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鼓励他们对国关领域内的前沿性课题进行研究和建设性互动，为构建青年学者学术共同体尽绵薄之力。

刘 鸣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2013 年 5 月于上海

一 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身份、角色与作用

- “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 周鑫宇 / 3
- 新兴大国集体身份的构建 花 勇 / 18
- 金砖国家：角色定位及其现实使命 王利文 / 35
-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秩序演进 董春岭 / 50
-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束必铨 / 67

二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认知分歧与合作前景

- 后危机时代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与竞争 江 涛 姜荣春 / 81
- 美国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认知、策略与未来 陈 菲 / 100
- 新兴大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赵明昊 / 113
- 试析后“9·11”时期美沙关系的变化发展 胡 雨 / 136
- 试论美国对华能源政策 周云亨 / 153
- 美国区域贸易政策的两种逻辑 崔荣伟 / 166

三 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定位与重构

G20 的非正式性及其机制化建设	朱杰进 / 183
浅析全球治理中 G20 与联合国的合作	金彪 / 198
新兴国家与国际金融治理	李巍 / 209
浅议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谷宁 / 228
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与“金砖国家”气候合作	康晓 / 246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初探	张茗 / 263
核事故、能源结构调整与国际气候合作	王伟男 / 278

四 中国、新兴国家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巴西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及中国对巴西政策的策略研究	叶桂平 / 293
国际秩序转型视野下中俄战略关系中的中亚因素	张屹峰 / 307
IMF 近期决策结构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06 ~ 2011)	宋伟 / 324
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	祁怀高 / 341
中国与国际多边投资体制的构建	吴其胜 / 361
试论中国积极塑造国际秩序的主张、行为与影响	刘阿明 / 382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	王成至 / 399

—

**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
身份、角色与作用**



“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

周鑫宇*

摘要：新兴国家研究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热点，但关于什么是“新兴国家”，什么是新兴国家的“崛起”等问题尚缺乏学术共识。本文试图定义新兴国家的学术内涵，并讨论新兴国家崛起问题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兴国家崛起面临的主要系统性问题和风险。

关键词：新兴国家崛起 现代化模式 学习的限度

新兴国家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近两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舆论逐步达成了共识：有一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稳定的国力增长，这可能会给世界秩序带来重大转变。但是，对于哪些国家可以列入其中、其增长的性质如何，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和模糊之处，或者干脆可以说，还缺乏充足的科学研究。因此，从学理上对“新兴国家”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兴国家崛起的本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周鑫宇，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一 新兴国家问题的提出

探讨和厘清“新兴国家”概念的由来、内含、外延和学术意义，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新兴国家崛起这一当代重大理论和实践性问题的基础。从外延上看，对于哪些国家是新兴国家，人们既有一些共识，又存在着模糊不清和争议之处。从内涵上看，对新兴国家性质的不同理解，将会影响到对新兴国家崛起原因、性质和其对国际体系影响力的判断，从而导致一些根本性和方向性的认识分歧。

新兴国家问题的提出，首先归功于高盛投资银行。高盛最早敏锐地嗅到了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其对新兴国家发展现象的相关研究报告几乎奠定了后来学者、媒体和政治家展开相关讨论的基调。

2001，高盛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门撰写了一篇报告，名为《建设更好的全球经济“砖块”》（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指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个国家将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①“金砖四国”的名称由此诞生，并在此后几乎成为主要新兴国家的代名词。两年后，高盛发表了关于金砖四国的第二篇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大国的排名将重新洗牌。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其他三国也将跻身中、美之后，将德、英、法等传统西方大国挤出世界经济前6强。^②又过了两年，在高盛的第三篇以金砖四国为名的研究报告中，其研究团队又提出了一个与新兴国家相关的重要新名词——“新钻11国”，指出了继金砖四国之后，另外11个极具发展潜力、人口优势明显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其中，墨西哥和韩国还有可能成为和金砖四国一样，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发挥支柱性作用的国家。^③

高盛对世界经济长期趋势的研究带有典型的风险投资人的风格：提早预

① 参见 Jim O'Neill,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November 2001,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building-better-doc.pdf>.

② 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 "Dreaming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book/99-dreaming.pdf>.

③ Jim O'Neill, Dominic Wilson, Roopa Purushothaman and Anna Stupnytska, "How Solid Are the BRICs," December 2005,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how-solid-doc.pdf>.

判、对赌未来。起初，这种过于大胆的预测风格并不被正统的学术界所接受。更何况，在高盛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2001年，最主要新兴国家的经济前景似乎还并不明朗。中国一方面在亚洲经济危机的困扰中缓慢恢复，另一方面还在苦苦等待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历史机遇。国际油价正处于历史性低位，俄罗斯还在后叶利钦时代可怕的经济衰退中苦苦煎熬。印度经济虽然开始加速，但看起来困难比希望更多。而巴西经济则发展迟缓，直到2005年以后，巴西经济才真正脱颖而出，配得上“金砖四国”的称号。

然而，高盛所发明的概念不久就成为全世界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随着新世纪的脚步向前迈进，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①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远超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从2000年到2008年，这9个新兴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1%上升至15.7%，份额增长了近40%，而西方7国的份额则从77%下降至55.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更是达到了43.7%。^②

2008年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新兴国家对西方的追赶进程。2006年以后，随着次贷危机逐步加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开始显出疲态，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加大。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5%。2009年，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全面衰退，全球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新兴国家。据高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经济机构的研究报告，新兴经济体将最早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们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会继续把西方发达国家甩在身后。^③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迅速上升。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

① 日本学者门仓贵史提出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这五个首字母连为“展望(vista)”的新兴国家。参见“VISTA Overtaking BRICs for Trust Investments,” May 14, 2007, <http://en.i-cast.com/2007/OS/14007399.html>。

② 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第1页。

③ 参见IMF,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October 2009,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r/2009/02/index.htm>; Tetsufumi Yamakawa, Swarnali Ahmed and Alex Kelston, “BRICs Lead the Global Recovery,” May 2009,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lead-global-recovery-doc-2.pdf>。

全球政治的传统秩序正在出现动摇。2008年7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在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组成了“五国集团”，构建出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平等对话的首个正式多边框架——“G8+5”，这被视为新兴大国携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①（次年的G8峰会又增加了埃及，形成了“G8+5+1”的结构。）此后，在协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新兴国家组成的“G20”机制取代“G8”，成为讨论和处理世界政治经济议题的核心机制。2009年10月，第三次“G20”金融峰会正式把二十国集团会议予以长期机制化，并将其定义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预示着“G8”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全球政治经济“CPU”将更新换代，新兴国家正式以对等的地位进入了世界核心决策层。^②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强硬地拒绝了西方国家惯常的指手画脚。前几年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浮现出来的“发达国家集团VS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局面再次戏剧性地出现。新兴国家底气十足地同发达国家相互指责，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夺世界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由于中国、南非、印度和巴西在哥本哈根峰会前后有意识地密切协调立场、维护自身利益，因此被冠以“基础四国”（BASIC）的称号。^③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同“基础四国”进行秘密会议，才使声势浩大的哥本哈根大会以达成一个无约束力的协议而告终。

到今天，新兴国家全面崛起和其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已经真正成为全球性共识。就像其名字（Emerging Powers）所言，新兴国家问题也正在“浮现”为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话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全球趋势报告认为，“目前发生的全球性财富与经济实力的相对转移，大体上从西到东，为当代历史所仅见”。^④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在2010年最新的报告中

① 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第3页。

② 参见吴家明《G20取代G8终获得正名新兴经济体成功“上位”》，<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jgj/news/2009/09-28/1890176.shtml>。

③ 参见“基础四国”，http://baike.baidu.com/view/3036600.htm?fr=ala0_1_1。

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译，时事出版社，2009，第19页。

说：“在世界摆脱经济危机的时候，世界的主要风险已经转向由新全球秩序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 VS 发展中国家，原单极体系 VS 正在出现的无极体系，原来的有管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VS 越来越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① 新兴国家崛起问题真正成为国际政治学术研究的主流话题。

二 新兴国家的定义

尽管当前新兴国家崛起已经引发全球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讨论，但是系统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展开。就连“什么是新兴国家”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还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新兴大国”（Emerging Power）、“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等名称在不同的场合混用，再加上“金砖四国”“G5 + 1”“VISTA”“N - 11”“基础四国”等多种多样的新名词，新兴国家的相关概念在被频繁使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又隐藏着理解的分歧和判断的争议。

如果仔细研究上述一系列名称，就会发现这些概念既有一些共通之处，又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彼此冲突和矛盾。

如在这些名词中，“新兴工业化国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使用了。^② 当时，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经过数十年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社会指标方面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中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把“亚洲四小龙”归为发达经济体。大多数人通常也把韩国、新加坡列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③

① Ian Bremmer and David Gordon, “Top Risk of 2010,” January 2010, <http://eurasiagroup.net/pages/top-risks#1>.

② 参见“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ly_industrialized_country#cite_ref-AIA_3-0.

③ 参见“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ly_industrialized_country#cite_ref-AIA_3-0.

今天，“新兴工业化国家”又被用来称呼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其中常被学者和专家提到的包括中国、巴西、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南非、泰国、土耳其等。^①而埃及、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也被部分研究者划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②与早期的“亚洲四小龙”相比，这些国家地理分布更加广泛，国家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更不相同，但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处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因此，今天“新兴工业化国家”经常与“新兴国家”等同使用。

在西方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是“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这个词。2007年美国出版的一本投资类畅销书《新兴市场的世纪》，第一次使用了“Emerging Markets”这个词。^③此后，“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就被西方学术界广泛用于描述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也被视为新兴国家最主要的共同特征。

新兴国家崛起的意义不只是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是对政治格局的重铸。“新兴大国”（Emerging Powers）这个词本身就蕴涵了新兴国家崛起的政治含义。早在1999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开始用“新兴大国”来称呼中国。^④2001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印度问题专著名称就叫《新兴大国：印度》。^⑤高盛在解释“金砖四国”时，也强调了这几个国家绝不只是普通的“新兴经济体”，而且还是现代世界经济架构的重要基石。^⑥谈到新兴国家，绝对不能只谈

① 相关研究参见 Pawel Bozyk,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p. 164; Mauro F. Guillén, “Multinational Ideology and Organized Labor,” *The Limits of Converg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6; David Waugh,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hapter 19), *World development* (chapter 22),” *Geograph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Nelson Thornes, Ltd., 2000), pp. 563, 576 - 579, 633, 640.

② Pawel Bozyk,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p. 164.

③ Antoine van Agtmael, “Emerging Markets Century The Emerging Markets Century: How a New Breed of World-Class Companies Is Overtaking the World,” Free Press, 2007.

④ 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⑤ 参见 Stephen 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⑥ Jim O'Neill, “Interview with Jim O'Neill,” October 2003,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video/interrupt.html>.

“Emerging Power”（崛起的经济）而不谈“Emerging Power”（崛起的权力）。

另外，要定义新兴国家，还需要区别“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使用极为广泛的概念，也是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除了通常公认的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富有的18个国家外，剩下的就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如果根据人均GDP等指标来衡量，发达国家的数量则可能达到40个左右。^①而按照人均GDP标准，一些人均收入较高、工业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石油输出国家又难以分类。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界定。^②

实际上，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名称诞生于一种历史背景之下，那就是二战以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非西方独立民族国家的兴起。“因此，如果从狭义的角度来考察，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在历史上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后来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目前经济发展又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③

上述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与“新兴国家”经常混合使用。在强调新兴国家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转型时，人们会说“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在暗示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时，人们会用“新兴大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应的语境中，“发展中大国”则是常见的称号。

新兴国家的相关概念在上述三种语境中混合使用，对概念本身造成了一些模糊和矛盾之处。如俄罗斯是金砖四国之一，是公认的“新兴经济体”，但很少有人称之为“新兴大国”或者“发展中大国”，那么俄罗斯到底属不属于新兴国家？从经济指标上看，东欧波兰、捷克等国发展速度不亚于巴西、南非，人口和地理规模也举足轻重，是否应该归入新兴国家？韩国、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又是否属于新兴国家？一些重要的石油出产国，如伊朗、沙特、委内瑞

① 参见“发达国家”，<http://zh.wikipedia.org/zh-cn/%E5%B7%B2%E9%96%8B%E7%99%BC%E5%9C%8B%E5%AE%B6>。

② 彭刚：《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构成与分类》，《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9期。

③ 彭刚：《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构成与分类》。

拉等，在经济上似乎不满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要求，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又不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它们还算不算作新兴国家？

要想澄清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新兴国家的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上加以定义。

“新兴国家”的内涵。新兴国家的概念应当包含三重内涵：经济内涵、政治内涵和历史内涵。只有同时满足三重内涵，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新兴国家。

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是指原先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水平得到相当幅度的提高。通常这种增长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包括资源的出口）和强劲的投资而产生的。“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等概念主要描述的就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内涵。

新兴国家的政治内涵是指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治权力的增长，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全球或者地区性的政治影响。对权力结构和权力秩序的影响是“新兴国家”这一概念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因此，“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未必属于“新兴国家”（Emerging Powers）。像新加坡、中国台湾、立陶宛、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属于“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各种原因，其经济发展难以产生足够的权力意义。

新兴国家的历史内涵也是界定新兴国家不可或缺的特征。必须把新兴国家看作一个历史性概念，放置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来考量。新兴国家之所谓“新兴”，即指一些几百年都来处于落后或者“客体”（object）地位^①的亚非拉国家，第一次形成对西方文明的快速追赶态势。这也是为什么像俄罗斯、波兰、捷克、奥地利等东欧国家，在经济上既符合“新兴经济体”的条件，在政治上也颇具影响力，但却无法列入公认的“新兴国家”的原因。他们原本就属于欧洲文明这一中心舞台，并且还

^①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是世界历史的客体（Object）。推动历史的决定是在少数西方国家的首都敲定的，如伦敦、巴黎、柏林和华盛顿。被错误命名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在没有询问过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情况下开打的。他们本属于一场欧洲战争——至少在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之前是这样。”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Public Affairs*, 2008, p. 5.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也在类似的意义上使用过“客体”一词：“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前揭，第80页。